

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

毛翰

1

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，这话是谁说的？如果是胡适说的，那是胡说；如果是阿炳说的，那是瞎说。可是，说这话的不是别人，而是鲁迅。鲁迅早已封神拜圣，他的话自然不能不信。别的神走下神坛后，鲁迅的地位有增无减，他的话仍然句句是真理。

于是，鲁迅关于中国诗的这句话，作为一种权威的价值判断，终极的审美裁决，常常被人引用，用来厚古薄今，尤其是用来贬低新诗，贬损现代人的诗歌创作。受贬者心中不服，却往往无言以对。

然而，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赵翼与鲁迅，谁的话更有道理呢？赵翼以诗论诗，其一家之言，如果换成鲁迅的观点，就该改成这样了：“李杜诗成万仞山，至今谁可比其肩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自窝囊数十年。”

2

我想，鲁迅虽然随母亲姓了鲁，却不至于如此鲁莽吧。鲁迅这句话，一定有一个前后语境，它不会唐唐突突，凭空冒出。一查《鲁迅全集》，果不其然，此话出自鲁迅 1934 年 12 月 20 日致杨霁云的一封信，原文如下：

“来信于我的诗，奖誉太过。其实我于旧诗素无研究，胡说八道而已。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‘齐天大圣’，大可不必动手，然而言行不能一致，有时也谄几句，自省亦殊可笑。”

原来，这话出于鲁迅的自谦之辞。因为别人“奖誉太过”，鲁迅就说自己的诗其实不怎么样，过奖过誉，实不敢当。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，长唐人威风，灭自家志气，在这种语境里显然是一种



夸张的说法。如果这一句能当真，能坐实，那夫子自道“我于旧诗素无研究，胡说八道而已”、“有时也谄几句，自省亦殊可笑”，岂不也能用来评判鲁迅自己的旧诗研究和创作，判定鲁迅的旧诗研究和创作毫无成就，一无是处？

这种话如果可以信以为真，那还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”（谢灵运语）呢，哪还轮得到唐人，天下诗才早在六朝之前就被人挥霍光了，天下好诗早在魏晋时代就被人做完了！

3

鲁迅这句话原本也许并无大错，一经引用者断章取义，便错定了。“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明明还有下文，“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‘齐天大圣’，大可不必动手”——如果真能像孙猴子，翻得出如来佛掌心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一部中国诗史，诗歌发展就曾多次“翻出如来掌心”。从《诗经》的四言，到《楚辞》的杂言，到汉诗的五言，经六朝化育，定型于唐诗的五七言近体，又有唐宋词及元曲的相继兴起，每一种新的诗体出现，都形成新的诗风诗境，产生新的典范之作。相对于四言为主的《诗经》，杂言的《楚辞》即已“翻出如来掌心”；相对于五七言“近体诗”，词曲即已“翻出如来掌心”。

明崇祯初年刊行的《古今词统》宣称：“夫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让元，庶几《吴歌》《挂枝儿》《罗江怨》《打枣竿》《银绞丝》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。”明人自信，本朝的诗可能不如唐，词可能不如宋，曲可能不如元，但民歌民谣肯定是“我明一绝”，前无古人。唐诗宋词元曲之后，以民歌民谣的崛起，明朝诗歌便“翻出如来掌心”了。而20世纪，新诗（白话诗、自由诗）的异军突起，也如齐天大圣横空出世，“翻出如来掌心”了。

除非偏执到认为，民歌民谣不是诗，新诗也不是诗，你是得不出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的结论的。但新诗且不论，民歌不是诗，这说不过去吧，《诗经》的精华部分《国风》《小雅》就是公认的民歌，它们不仅是诗，还是诗的经典呢！



在中国诗史上，一种新的诗体的被承认，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词就曾经被称为“诗余”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词被扶正之后，曲又被称为“词余”。而五、七言诗即使没落了，也会像是旧贵族，惦记着昔日的辉煌，不大瞧得起新兴阶级暴发户。

4

即使不想“翻出如来掌心”，就在唐人“近体诗”的框架内，诗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，一部中国诗史，唐以后仍然名家辈出，峰峦迭起，王安石、苏轼、陆游、元好问、王冕、高启、杨慎、徐渭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钱谦益、吴伟业、袁枚、赵翼、龚自珍、秋瑾……岂是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一语所能抹杀的。

当然，“翻出如来掌心”是完全必要的。诗一经“翻出如来掌心”，马上就进入一个全新的创造空间。自从有了词、曲，中国诗歌史上便有了另一串闪光的名字，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吴文英、白朴、关汉卿、马致远、张养浩、纳兰性德……闪烁着与唐诗迥异的光芒。自从有了明清歌谣，有了现代新诗、歌词，中国诗歌史便相继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
那如来掌心，即便不是有意翻出，而只是不慎跌出，也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。笔者不才，偶尔习作五言诗，咏梅，得“雪落天下白”一句，窃喜。既而疑其古已有之，上网搜索，居然前所未有。这就怪了，此句信手拈来，有天成之趣，唐人怎么就没有做去呢？原来，这是拗句，平仄不协。而拗句拗救，终非不得已，古人多不为。于是我就想，平仄不协，这怕是古人预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吧！为什么一定要把平仄搞得像钢琴键盘，黑白交替，一序不乱呢？如果“近体诗”定型得更早，一个自然天成的句子，如“池塘生春草”，能被平仄一票否决，那谢灵运等还拿什么来炫耀诗才呢？

5

今天贬损新诗的，多是那些研究旧诗、迷恋旧诗，从来不读新诗，对新诗一无所知的人。由于对新诗无知，贬损起新诗来，嗓门便格外地大。这正好应了当今的一句流行语，无知者无畏。



其实，旧诗与新诗，格律诗与自由诗，各有短长，各有优劣，这是无须繁琐论证，就能明白的。

与新诗相比，旧诗以其简练精致，更适合于记忆和背诵。所以，作为早期启蒙教育，我们会教孩子背诵旧诗，而不是新诗。所以，惯写新诗的胡风，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吟诗度日，“吟罢低眉无写处”，为了不致遗忘，会改做旧体诗。

与旧诗相比，新诗以其语言表达的清晰和明快，更适合于阅读，尤其是朗诵。新诗的朗诵让听众同步共鸣、即时感动的艺术效果，是旧诗所远远不及的。1941年，诗人高兰（1909-1987）痛失爱女，葬于重庆歌乐山下，其《哭亡女苏菲》饱含着家国情仇，在当年大后方各地的诗歌朗诵会上，总能让全场上下为之失声恸哭。它的现场感染力，旧诗岂能望其项背。

而某些现代派新诗的晦涩，枯槁，故弄玄虚，则可视为一种流弊，与魏晋时代的玄言诗类似，我曾有《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》^[1]一文予以辨析。

6

“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，如果作为一句玩笑话，损一损新诗，插科打诨逗逗趣，倒也罢了。如果有人一本正经地以此为题来写文章，发高论，那就不免滑稽了。

近日，网上就出现一篇宏文，作者莫砺锋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。莫教授只是把断章取义的鲁迅那半句话，做了一点修正，作为文章标题，一篇《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，到唐宋已被写完》堂而皇之，由新华网

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book/2009-12/21/content_12681667.htm发表，标明来源于《人民政协报》，中新网等众多网站转载。

至于何以见得“一切好的诗词，到唐宋已被写完”，莫教授只是“我以为”而已，并没有展开论证。至于为什么法外开恩，由唐宽限至宋，由诗宽泛于词，莫教授也没有精当的论述，只说：“虽然鲁迅先生曾经认为，‘一切好的诗到唐已做完’（引文欠准确——毛翰注），但宋诗也应包含在我们的视野中。研究诗歌要兼顾唐宋，才能有更深



的理解。词也是这样，虽然在宋代达到高峰，但如果只讲宋词，忽视唐五代词，还是会有重大损失。……”

7

作为一般的诗歌爱好者，不妨有自己的偏爱，痴迷旧诗，厌恶新诗，说“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，到唐宋已被写完”，或者说“我反正不看新诗，除非给 100 块大洋”，那都是你的自由。作为严肃的诗歌学者，却不宜如此偏激。无视唐宋之后中国诗歌的新成就，无视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新收获，恐怕不是科学的态度。

对了，“我反正不看新诗，除非给 100 块大洋”，这话是毛泽东主席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说的，也不曾断章取义，大概属于准确的完整的毛的话。ⁱⁱ^[2]不过，毛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。他还说过“不吃辣椒不革命”哩，你能据此划分革命阵线吗？

何况，鲁迅已经故世七十多年，毛泽东说这话也过了半个世纪，这之后中国新诗又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早年，胡适式的“白话诗”可能真有几分“只有白话没有诗”，今天的白话诗则肯定可以自诩“只用白话即成诗”了。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和积累，新诗已经成就斐然，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些经典篇目。

8

造成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的错觉的原因之一，是中国新诗的成就至今还不曾广为人知，新诗的一些最好的篇章大多还被埋没着。新诗处于现在进行时，作品大量涌现，却良莠不齐，金沙共生，乃至良为莠掩，金为沙埋，使外人见莠不见良，见沙不见金。

新诗是如何陷入这般窘境的呢？

一、从源头说，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多幼稚之作，他实在没有资格来扛白话诗的大旗（拙文《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》ⁱⁱⁱ^[3]有详述），接下来，李金发等的蹩脚翻译体成为时尚，左翼诗歌重思想轻艺术，少有经典篇章，这些都大大有损于新诗的名誉。

二、1949 年以后，由于贺敬之等人的政治抒情诗，即“写中心唱中心”的谀上应景之作，长期占据中小学语文课本（经过世纪之交



的一场诗教论战iv[④]，近年才有改观），使几代学子一接触新诗，就败了胃口。

三、文革后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也怪相迭出，以至于有“下半身”“垃圾派”“梨花体”之类不堪的名目出现，其伪劣之作，进一步败坏了新诗的形象，使圈外人以为新诗不过尔尔，甚至成为嘲骂的对象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四、新诗至今没有一个撷英采华、总揽天下佳作的经典选本。已经出版的一些新诗选本，都没有达到《唐诗三百首》那样的编选水平和广泛影响。

9

说到良莠不齐，这并不能成为贬损新诗的理由。唐诗不也良莠不齐吗？《全唐诗》五万多首难道都是精品吗？百年中国新诗，有一百首，甚至几十首绝妙好诗就够了。

好了，不啰嗦了。说一千，道一万，不如拿一首好诗来看看！

百年新诗，名作已经很多，但有些名家名作，名大于实，不读也罢。而最近三十年，中国大地上默默生长着不少真正的好诗，却如“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就让我来举一首不大知名的诗作吧，请看，李琦的《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》：

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
永远只装着
半瓶清水

有人奇怪 它是花瓶
为什么不装着花
我说，它装着花的灵魂

我经常出神地望着它
花就在我的眼睛里长了出来
动人而尊贵的花
就像童话里最美的公主



一经露面
就闪烁着震慑人心的光芒

有一天，我用它装满了雪
这是最没力气
在尘世开放的花朵
雪在我的瓶中化成了水
那伤心的凉
带着一种从天而降的纯洁

我的花瓶
它来历特殊
就像滚滚红尘里
一个与众不同的人

我的花瓶
举着我心中之花
在缺少美丽的现实中
隐姓埋名地开放

2001年

这是一首纯粹的新诗，纯粹的白话诗、自由诗，全用白话口语，不用文言典故，不讲平仄对仗，不借传统诗词曲的套子，抒写诗家情怀，一派天真自然。请声称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，或者“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，到唐宋已被写完”的人们，平心静气地读一读，想一想，在唐宋诗国，你可曾领略过“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”式的美吗？

10

在中国，搞音乐研究的，能说一切好的音乐，到唐宋已经作完了吗？尽管唐乐已是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^{v[5]}了。搞美术研究的，能说一切好的绘画，到唐宋已经作完了吗？尽管唐画已让人“始知丹青笔，



能夺造化功” vi[⑥]了。搞舞蹈研究的，能说一切好的舞蹈，到唐宋已经舞完了吗？尽管唐舞已让“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” vii[⑦]了。如果音乐绘画舞蹈都不能，那为什么独独搞诗歌研究的，敢于断言一切好的诗词到唐宋已被写完了呢？

鄙人过去在西南大学的中国新诗研究所，靠捣鼓新诗混口饭吃，现在华侨大学故伎重演骗碗粥喝，如果官家听信了莫教授“一切好的诗词，到唐宋已被写完”的举报，砸了我的粥碗，断了我的生路，将如何是好？故此，与莫教授胡搅蛮缠一番，失礼之处，还盼海涵！

2009-12-26 初

稿

2010-01-09 修

订

